

可

園

文

存

可園文存卷九目錄

遊記

午日秦淮泛舟記

後湖秋泛記

遊三台洞記

遊采石太白樓記

北郭記遊

遊京口三山記

春明舊遊記

江上記遊

遊滁記

遊嶽麓山記

可園文存

卷九目錄

遊湘日記

可園文存卷九

江甯陳作霖伯雨

遊記

午日秦淮泛舟記

予幼時遊秦淮親見燈舫之盛兵燹以後歌樓舞榭悉化灰燼每過輒感慨係之以故不欲數泛舟其間同治己巳重五之日午醉甫醒陶翁善之來過邀予及鳳生弟偕行至長樂渡口榜人已檣舟以待於時宿雨半霽水風微涼打漿隨潮中流容與遂歷朱雀等橋抵東水關而止焉畫船則紛如集螳游妓則翩若驚鴻塗澤之妍映日逾豔絲竹之韻臨水倍清同遊者顧而樂之往還數次初不知日之既夕也薄雲作暝戒途告歸迴望桃葉渡頭星火熒熒有彷彿昔年燈舫之

盛者此固足見承平之景象而豪華之漸又將自此開矣其  
可幸也夫其可懼也夫

後湖秋泛記

金陵之湖惟元武爲最大而以與燕雀湖對故一名後湖同  
治癸酉夏予與客約爲湖上游畏暑不果往八月朔乃克踐  
焉是日昧爽予偕鳳生弟至何善伯家則劉恭甫尙仰止先  
在蔣幼瞻紹由昆季因促之急未及冠而來秦君伯虞告予  
曰陳耘芬睡正酣予遣人促之亦起矣未幾果至遂登舟緣  
秦淮而東至青溪之竹橋舍舟行綠陰中三里許出太平門  
朱子期由山莊歸俟已久坐甫定遙望城中有策蹇而來者  
子期之弟豫生也於是循湖隄而下見瓜皮小艇縱橫港汊  
中旣上湖舟掠蘆葦而過泛乎中流殘蒲疏蓼與波光相掩

映五里至蓮萼洲煙樹蒼茫數家臨水朱欄曲榭若隱若見  
則湖神廟在焉廟居湖心四圍皆水以棘爲牆不施磚甃殿  
南向院中鴈來紅數十株鮮豔欲滴有蟲飛集其上文采爛  
然步廊而東亭出屋際如卓錫又東爲飛樓樓之北爲舫齋  
俯臨湖渚憑窗而眺山色青蒼或遠或近皆獻媚於几席攔  
微風一過枯荷蕭蕭作響遙想花時芬芳襲人其娛目騁懷  
當什伯於是也合坐傳觴飲皆薄醉湖風吹面酒力頓消仰  
視日已漸西乃出廟門循側徑而行入竹林中萬竿森立上  
有刻字疏古錯落如屋漏痕與恭甫仰止豫生撫摩久之不  
能去時伯虞耘芬諸君已先登舟遣人相促遂匆匆解纜沿  
湖采菱芡飽啖而歸同遊者凡十一人期而不至者韓君省  
旃秦君蔭棠甘君健侯姚君友梅也

遊三台洞記

金陵瀕江諸山巖石谿衍中多孔穴而以三台洞爲絕奇光緒丙申正月二日予偕周子木及鳳生弟往遊自龍江泛舟入草鞋夾風潮皆逆張半帆作之字行約一炊許時登岸遙望屋懸山坳閒高下錯列如蜂房如鳥窠惴惴焉慮其險不克登也入寺門道人出迎髮毵毵然語操楚音不可辨殿陷山腹深丈許中空無底架木爲龕以供神香火前楹有石碑摹吳道子所畫觀音象右厦深杳石罅中裂天光炯然僅露一綫是爲下洞從左个折而升手捫壁足索磴昏暗中頭屢被觸無級處支以板階盡遂得中洞洞外接以樓凭窗而眺平疇廣野極目無垠江水澗不見波惟檣竿植立若林仰瞻上洞猶在天際予木恐予足力乏勸得半而止適有游女攀

緣上予恥不渠若乃奮袂行石齒曉露隨山坡陀較洞中稍  
平夷魚貫螺旋寬可容趾岑樓在望承以木梯梯窮而上洞  
見樓甚隘無几案坐石上小憩高處風極大吹樓岌岌若動  
凜乎其不可留也俯視路覺陡目眩不能步因坐而移足焉  
下循山澆日光不到處寒氣襲人過二台洞屋宇頗精雅以  
夕陽將落恩恩未及登覽而歸噫茲山距城止十里半日可  
遊畢乃遲之至今而始一遊則平時志在五嶽日久不得遂  
者非所謂忽近而圖遠哉然則爲學之道尤當以實踐爲功  
慎毋徒懷虛願悠悠以終老觀於斯遊亦可以悟矣

遊采石太白樓記

予少時遊宣州太白樓面敬亭俯雙橋殊有畫意然惜其在  
城市中甚囂塵上以爲采石之酒樓必異於是懷之者幾四



十年至光緒丙申乃始得遊焉是時二月既望自白鷺洲登舟泝江上過大勝關不泊日晡陟犢兒磯之巔返照入江翻映石壁爲徘徊者久之晚泊三山磯下大月坐船管咏牛渚西江之句鄰舫皆驚以爲狂明晨大霧逆風行迂甚向午霧開遙望采石山色淺碧濃青倏忽百變迨抵麓登岸日已漸西矣徒行約五里許見華屋飛甍丹堊輝耀則彭楊諸公祠宇相望而太白樓卽爲其鄰瞻仰遺象氣格清華謝公青山適當樓前而新作門閉開之右瞰夾江相距亦遠殊乏曠朗之趣不覺意興索然雖燃犀亭近在翠蘿山半亦以薄暮不果去返舟乘順風而歸今而知世之負盛名者其實不易副也今而知後人之塗飾損天地自然之真也今而知未至之境與其一覽無餘不若懸諸想像閒如海上神山可望而不可

可卽也因是而得三悟焉則斯遊亦爲不負矣

北郭記遊

光緒丙申年四月十四日子六十降辰以居憂避客乃爲北郭之遊先一夕與周子木泛舟龍江輕雲翳月天水微明夜宿斗山磯下黎明卽起適綬卿弟來相與舍舟登陸循隄行抵觀音門陟燕子磯之巔石級鱗次露滑幾不留趾坐

御碑亭檻小憩子木鼓勇臨磯頭招子往觀藉綬卿披至其處懸崖凌空水流足底險絕不敢久留還亭四望江濶水平帆檣上下若織其南市塵囂闕山勢綿延有紅牆出巖腹子木指曰此俗所謂七根柱古之白雲樓也若沿山諸洞則稍折而東遠不能見矣遂下山度小橋經永濟寺山門內新竹排戟蒼翠撲人峭石嶙峋環抱欲合壁間鐫覺岸二字及觀

世音象殿閣遺構彷彿可想惜祇茅屋數椽不堪久坐行傍  
山麓路漸高有小犬迎門吠則白雲樓在焉昔之貫以鐵索  
者今則度懸壁隙倚欄下矚憑虛數仞岌岌可危而遠山長  
江皆貢媚於左右加以麥黃秧碧方卦相交薰風應時農事  
在念爲流連久之始去自是而東南山石愈奇或虎蹲或熊  
攢或牛馬走或龍象莊嚴目不給賞間有斧劈痕作欲落不  
落之勢觀者心悸仙源洞爲羣石所據掠之過至上台洞門  
外嵌一大壽字奇崛可喜

純皇帝御筆也子木戲謂爲

高廟賜壽洞內巖泉滴瀝陰寒襲裾無可流覽乃望二台洞  
而行峯轉路迴叢薄夾徑野薇香逗榴火紅殷層樓迤邐高  
出林表洞室極修潔老道人楊彬如以武將修真肅客烹茗

談左文襄破嘉應州賊事甚悉

中興功績令人生魚藻之思殿後有小竇深可數丈許中間  
開豁石乳垂珠以無炬火不敢入溯自燕子磯至是約十里  
足稍疲腹微飢榜人已逆流艤舟以待三台洞春初曾遊因  
不復去而乘潮出草屨夾見外國船旗五采錯植中國升龍  
旗亦如之子木咤曰是何爲者豈華夷皆致敬爲君壽耶予  
良久憬然曰今日蓋俄酋加冕之期李合肥所爲往賀者非  
是事乎冠履倒置誰生厲階此真堪痛哭流涕者也子木曰  
近日講求井政金陵諸山爲長江屏蔽直走京口石爲金精  
關采者垂涎已久他時陵谷遷變遊蹤將不可復尋子盍詩  
之藉留鴻爪予以祥琴未御尙祕聲歌姑泚筆以記是遊之  
顛末云

遊京口三山記

光緒三十三年夏四月初七日子與周子木遊攝山畢冒雨登舟乘西風順流而下薄暮泊京口明日晴地泥濘不可步乃先作焦山之遊山故未遭兵火多古樹楮槐銀杏皆近千年物離奇枯剝而生氣盎然自然菴松寥閣爲禪房之冠曲徑通幽亭榭精雅轉折開闔面臨江幾令人目不暇給定慧乃山中主寺壁嵌海不揚波四字七十二老人胡纘宗書中流砥柱四字十五齡童子王燮和書波磔雄渾工力悉敵門懸長江此天塹中國有聖人聯蜀人廖綸撰亦有筆意殿旁牆鐫瘞鶴銘係摹刻本原石已不辨字矣是日適逢浴佛僧眾梵誦鉞鐃盈耳舍之出人勝石坊西轉循山麓以登歷尋摩崖得宋米芾陳安民陸務觀題名字皆完好遂至三詔

洞巖石谿訝外覆以屋蝸居容邴作如是觀因拾級上觀音崖卽所謂大觀臺也右爲佳處亭遺址今構以祀漢壽亭侯土木煥新工尙未畢出門左折磴道參差迤邐過

御碑亭路愈陡足力乏口吐喘不得合而勢難中止因扶奚奴行凡歷二百餘級始抵西峯山亭陟吸江樓推窗一覽海門煙樹約略可辨南北礮臺足爲長江鎖鑰僅就地形以論亦足雄也山後別峯菴幽僻清寂爲遊蹤所罕到牡丹初花櫻桃正實久坐幾忘塵世想下山入海西菴阮文達公書藏在焉前爲漢隱廬奉焦孝然畫象後爲仰止軒奉楊椒山畫象壁間椎碑聲丁丁然右鄰石壁菴荒落殊甚僅有齊梅麓坐蒲團小象及所書金剛經在壁其餘如香林水晶玉峯海嶽諸菴及枕江文殊兩閣東昇夕陽兩樓愬愬未暇盡探也

日午返舟溜急不得上有江豚拜風浮沈作勢乃下駛繞山  
一市循北岸作之字行遙望北固山雄峙江濱馮萃亭宮保  
治軍時據賊所築外郭以守包山於內今則承平已久郭盡  
毀而山無恙未幾抵山麓坡陀入甘露寺山門唐李文饒所  
治鐵塔七層雷擊去其半宋吳琚所書天下第一江山六字  
猶在壁閒右轉過水月山房

純廟南巡時行宮亂定後重建者也西爲彭楊二公祠躡入  
其後則傑閣層軒六通四闢應是多景樓故址望江亭高踞  
山巔石柱鏤陳滄洲太守此身不覺出飛鳥垂手真堪釣巨  
鼇聯太守卽移焦山瘞鶴銘石出水者名臣風雅於茲想見  
向北有石颿樓山半有朱文公祠亭宇亦曠朗皆以門閉不  
得入嶺凹處爲洗馬澗題字尙可辨也山下觀音洞香火甚

盛男女雜沓不足留趾遂乘潮而至金山焉金山控儀揚之隘先君子昔參鎮江軍幕曾駐其上追尋履跡盡改厥觀惟西畔石紱鱗次差堪彷彿飛鳥躡躅之念慨焉以生再上爲妙高臺雕砌畫蕞下臨無地迎江塔方事修葺運木之聲邪許相接予不欲與役夫爭路吞海亭則讓子木獨登也西下尋法海洞深邃中闢一牖江帆往來近在咫尺惜地隘不容多人稍憩卽去從方丈後樓轉至大雄殿墀循廊觀碑出顧江天禪寺四字庸劣特甚以視焦山門額殊有天壤之分耳噫自子離京口俄三十餘年矣一朝訪舊焦山如世族子弟雖稍爲華貴而風範猶存北固金山則如貧兒暴富面目幾不可復識然適以見子之荒儻猶昔也歸舟日已將晡東風大作布帆怒張行如箭激甫三更已抵燕子磯快哉遊也



江神殆默相我乎是不可以不記

春明舊游記

光緒丙子丁丑庚辰之年予以計偕三詣京師見市廛之繁  
富人物之都雅轟飲則性不嗜酒觀優則耳不解音雖略涉  
其藩而旋卽舍去獨於庶壇苑囿寺刹之游有深契焉其時  
海內無事

天子端拱深居別館離宮久不臨幸適值奉宸諸司有掃除  
之役雉兔芻蕘於茲無禁得以瞻仰其間禁城之西有大高  
元殿爲明肅皇祝釐之所殿額四字嚴介溪書也其北宮牆  
迤邐四周如環之無端故曰圍城從牆隅歷級而下當階有  
黑玉礬大容數石腹中鏤

純皇帝御製詩歌作亭覆之旁有一松廣陰半階而枝不出

屋俗所謂遮影侯也迤東有古籟齋後有朵雲亭再東有小石山登之可以眺遠循廊而過遂至承光殿

御座宮扇對越森嚴

纈皇帝御書楹聯龍蹲鳳翔敬仰久之出門卽金鼇玉螭橋憑闌四望西苑勝概盡在目中樓閣參差夕陽返照一幅小李將軍金碧山水圖也西苑築於明嘉靖時殿宇宮觀皆點綴水次而成北人謂水之大者曰海其南北中以金鼇玉螭橋界之故統呼曰三海極北有蠶宮糜柘成陰其中砌石作壇三重是爲

皇后躬桑處循蠶宮牆而北漸聞水聲有石闌泉流涌入則御河之源也沿河西行竹林出牆小亭榜碧鮮二字又西爲闌福寺胡僧居之飛閣複檐丹黃燦爛影壁繪九龍騰擎天

可園文存

卷九

八

矯人謂之九龍碑門外二銅獅刻鏤精緻相傳爲和珅家物  
又西爲極樂世界門閉不得入乃穿五龍亭返至甬道而南  
行夾路松柏蒼鬱里許過石橋爲瓊華島石峯林立至奇者  
上刻嶽雲二字皆宋艮嶽之石金源輦而至燕者也由左道  
石級上迴繞曲廊至一亭瓦柱皆銅四面嵌蓋佛中供大悲  
像再上則白塔轟然塔山由以得名者循徑右轉見老松數  
十株中藏屋宇則悅心殿在焉平臺左右有二石其一備九  
音叩之良然稍下有二碑亭

純皇帝御製塔山四面記鐫其上恭讀一過勝景畢臻再下  
有石洞陰森逼人蓋塔山之腹其中皆空迤南歷智珠殿觀  
瓊島春陰碑折至山後石闌俯河有遼后洗妝樓已圯循牆  
入碧照樓門歷漪瀾堂至道腴齋左疊石如浪登山觀仙人

承露盤陟環碧樓俯入石穴玲瓏透徹其巔有亭曰延南薰  
作摺扇面式既洞穿而出復循隄由夾道過小石橋仰望石  
亭對宇有春雨林塘額而北海諸景已得其大略矣中海南  
海皆在金鼇玉蝮橋南入福華門先至時應宮前殿供四海  
龍王及雷電諸將後殿供天下都龍王爲歲旱禱雨之所屋  
宇幽深不寒而慄旋至紫光閣閣後爲武成殿殿閣兩壁皆  
繪

純皇帝十全武功暨

成皇帝邊平回部圖匱藏諸功臣畫像展玩數幅如福郡王  
王韓城相國須眉可敬殿後度置外藩貢物有乾隆時英夷  
所獻寶輦深歎

先朝綏遠之方出閣東望爲太液池爲蕉園以石路毀圯未

去凡是皆中海之所有也循河南行入南海總門過木橋進  
曲澗浮花門穿流水音石亭循石磴至春及堂面對平疇麥  
碧如浪得省耕之遺意出門南行里許陟寶月樓壁繪牡丹  
荷花二幀以西洋法渲染之爲凸凹式捫之則平其東室嵌  
象牙作二十四孝畫像備

宸游之法鑿焉既又遶河西北行過藏舟塢有敗船未修仰  
服

冲人初政之儉德再北爲春耦齋界爲四十九間曲折間遭  
幾欲迷路其外則壘石成徑倣師子林摺疊法步廊西轉入  
純一齋東過逗鵬樓至敦敘殿爲歲時宗人賜宴之區而澄  
懷堂卽與之相通由是出豐澤園門渡石橋沿河南行歷階  
而上入翔鸞宮門經涵元香宸諸殿下至瀛臺明莊烈帝御

見羣臣之便坐也黃石齋之直黷秦良王之忠勇猶彷彿見之臺外有木化石盆供南爲迎薰亭皆在水中央此西苑之所爲名海也後十餘年

皇居於茲建極卽金鼇玉螭橋亦爲禁地非臣民所敢至而予乃早得寓目何其幸哉禁城東北爲國子監彝倫堂外一水界之園橋觀聽於是焉在聖廟臨其東入門松檜成行進士題名碑林立戟門外排列石鼓左右各五其周宣舊鼓以闡護之有

純皇帝御製石鼓文碑而張照所書韓詩碑埒立於右繼入大成門院左右碑亭相接皆棗

十全武功告成太學文其間樹尤奇古令人動林木名節之思後門外有十刹海一名北湖水自玉泉山而來積成巨浸

遙望樹陰森，菑水面荷小。於錢土人云：昔有十刹環之，故名。旁有火神，厝碧瓦，重檐，前殿曰隆恩，後閣曰萬歲。景靈唐貞觀中建，元至正六年修。其神最著靈異。明末王恭廠大災，相傳火神下殿，卽此塑像也。再北爲齊化門，雖有名蹟，以道遠不果往。而寓居會邸，惟南城之遊爲最習。邸東南有龍泉寺，華嚴樓閣，龍象護持。庭中二楸樹老幹，離立著花，逾妍壁嵌。董文敏梁山舟諸石刻佛會之期，士女雲集，亦宜南一名刹也。迤東至龍樹院，院以龍爪槐得名。禪房曲徑，花木蔚如清。水一泓，紆迴繞屋，其間爲蒹葭，蓼敗葦叢，蘆不減後湖風景。上有憑虛閣，遠峯蒼翠，直撲檐宇，坐久逾寂，不知身在人海中。也。再南爲陶然亭，亭爲江藻所築，故又名江亭。晶窗四拓，遠挹西山，時當雨餘，淨綠如沐，下視沃壤，良苗勃然，江南野。

趣不圖於北土風沙中見之亭外有香冢鸚鵡冢相連各立石碣銘文治豔好事者之所爲也法源寺在會邸西唐之憫忠寺也太宗征高麗埋士卒戰骨於此宋謝文節公絕粒處焉寺有佛幢二一開元年立一金源時造古殿崢嶸老樞蒼秀石壇幡影闕其無人街北卽謝公祠臨川李春湖侍郎碑記在壁入謁謝鼻山先生像面目清癯其中廊房修潔水木清華與松筠菴相望也松筠菴在上斜街奉楊忠愍公像於中端笏而坐霜威凜然內有諫艸堂石勒椒山先生手疏眞蹟張石舟之所摹也堂前竹石池亭儻然意遠迤南有蓮花保安二寺頽廢不足觀矣慈仁寺在彰義門內今名報國寺入門右側有顧亭林處士祠何子貞太史所勸築也牆上嵌唐幽州押衙太原王公夫人張氏墓志辭拙字劣然的是眞



元時物門外有井闌上鐫開成五年字既入二重院老松奇  
崛槎枒襯以竹槐古翠新陰纖埃不起時時聞清梵聲正殿  
南向石闌環之如來尊者位各以次後供磁觀音像莊嚴端  
好善才龍女夾侍凝然云係窯變所成蓮座上有

純皇帝御贊謂孫國牧燕都游覽記詳述其事蓋明時之故  
物也殿後有毘盧閣貯全藏經於是窮幽而入又有再來亭  
爲戒和尚尋前身之幻境旁有禪室懸壽陽祁文端公聯云  
五六月中無暑氣二三更裏有鐘聲其冷靜可想已出門西  
北行遙望綠樹陰中露紅牆一角是爲善果寺寺宏敞遜於  
慈仁而大雄殿兩廊塑海上五百尊者像飛行絕迹超出劫  
塵其下水族紛攢奇形詭狀工妙絕倫所謂懸島是也崇效  
寺在城西南隅地極曠僻棗花滿林故又號棗花寺壁上多

故唐人墓碣開山律師智公有紅杏青松卷子粗如牛鬚

國朝文章鉅公胥加題跋及詩於上主僧出以示客展玩之餘愛不忍釋端木子疇侍讀爲書同觀字以歸之出彰義門里許有天甯寺兩塔相對鈴鐸搖風院中芍藥初開秋藤清陰滿架就山高下分精舍數閒亦達官燕賓之所也較陶然亭龍樹院尤爲幽逸凡此皆子履齒之所歷也返里以來不復西笑者忽忽二十載矣舊時遊侶如朱子期何善伯兩孝廉墓皆宿草而京師遭庚子之變鴻泥陳迹半化邱墟因卽記憶所及覩縷書之小雅魚藻之詩東京夢華之錄其皆有所不得已者乎幸勿徒以之作日下紀聞觀也時光緒二十七年夏五月

江上記遊

光緒壬寅正月七日子挈稻芟兩兒及蘭孫姪至下關午後  
周子木率二子亦來西風甚勁乃泛江東下薄暮抵攝山渡  
渡口築壩蓄水舟不得入因就江灣處下旋宿次日清晨起  
登陸沿港行三里許至石步橋板敞側欲墜旋行又二里  
許遙見紅牆則栖霞寺山門在焉夾道皆松檜旁立碑亭蓋  
唐高正志書栖霞寺記文爲高宗御撰雖稍漫漶尙可讀北  
行數武登三會殿基進至禪堂明盛仲交小志所謂定慧堂  
卽此中供明太祖畫象劍削海口面有七十二痣雄毅可畏  
異人也坐久之問天開殿所在僧舉寺後山以對遂緣階左  
轉仰瞻舍利石塔自頂至基凡七級四面鐫諸佛金剛象極  
工緻相傳爲隋文帝時建惜年久裂墜者多塔基有渠繞之  
人稱八功德水今無雨枯涸左爲無量壽佛象旁立二菩薩

皆高數丈在石洞中由是攀藤而上爲千佛巖石象皆齊梁時所鑿纓絡辮鬚大小各稱其體雖閒有剝落而莊嚴具足石下微聞水聲蓋中峯有澗由地中出匯爲池所謂品外泉者當是此水磴道所經亂石哈呀或起或伏如疊浪然巖盡處蘊有方龕遠望之若冠覆首俗呼紗帽峯四面皆可上登其巔則長江澎湃近在眉睫極爲山之佳處寺僧殆指此爲天開巖而實非也天開巖蓋在西峯有仲交小志可證已由紗帽峯歷級而下路稍平有泉從石罅出散落成泓壁上書珍珠泉三字甚雄渾時予掖稻兒行微覺倦而蘭孫與周虎彝徑登西峯至行宮舊址因天欲雨呼之下同返舟中日已午矣解維泝江上十里過黃天蕩波平如鏡所謂無風三尺浪者里諺不足信也南岸爲周家山石壁削立上有望江可園文存

亭江中突起一石四無倚傍中空若覆釜土人謂之獨石又西南爲烏龍山礮臺林立輪舟往來測量準綫其可恃耶又二十里進天河口燕磯在望倒景水中陰雲忽開遙天一碧紅日蕩漾上下雙珠返照入江足稱奇景幕府山色向晚蒼然危坐船唇忽見明月與燈光相雜亂人聲微諱知已出草鞵夾口矣二更後抵下關收泊初九日過河西觀夷場至怡和屯船客座中見英女主威安里雅照象蓋始與中國開釁者眉目雄秀子孫環侍亦異人也臨江窗櫺洞敞頗似松寥閣景令人動焦山之思沿流數里新關洋房迤邐相接直至惠民橋而止過橋入靜海寺轉至大殿後院中啟門旁出尋虞公三宿巖獅山分支堆阜突怒荆榛塞道緣水以行大石嗟峨下含洞壑兒輩跳踉或作蛇行或作鼠伏中虛外峭變

幻不窮捫尋宋人題名苔蘚斑爛不復辨識予乃奮衣而升  
陟其絕頂蹲踞四望雲樹江帆歷歷可數使作亭其上亦何  
減燕子磯耶若以擬攝山紗帽峯則眇乎小矣遊既久足力  
亦乏遂乘車入城

遊滁記

滁州在大江之北距江甯府城一百八十里明南京太僕寺  
寄治於此人皆知爲扼要之區未有攬其幽勝者也憶咸豐  
甲寅十一月于役鳳陽道出清流之關高峯蟠龍深谷截馬  
感戰爭之伊始覺形勢之可憑笠屐雅遊蓋未暇及迄今光  
緒壬寅四十有八年矣從弟紹良適官衛署邀尋勝踐襍被  
遂行四月初十日午刻自水西門登舟十五里至龍江關截  
江亂流而渡十五里泊浦子口埕根漸圯敵臺猶存聞馱鈴

聲頗有北路風景旋起旋過朱家山河是左文襄之所新開也排棠邑之議從桑根之謀檄調屯軍礮轟石骨既蓄水以三閘乃揚帆於中流中興名臣流澤孔遠已三十里宿張家堡十一日大雨風亦逆緯行六十里宿烏衣鎮挑燈共話擁被不眠大似蘇子瞻古驛聯牀情事十二日晨晴泝流五十里將抵滁城膠沙舟滯乃登岸緩行步入衙署紹良具麪飯以供食畢遂出西門遙望豐山聳然特立麥畦夾道雨後泥融紫薇泉在幽谷中清冽見底翺飲覺甘其山坳有門如月是爲豐樂亭中楹榜曰保豐堂奉宋歐陽文忠明王文成二粟主蓋永叔爲建亭之人陽明則爲罔鄉時嘗講學於茲也朋黨之論日新格致之功別寄古今一轍言之慨然歸路過西澗瀆沫濺雪激聲殷雷高吟春潮帶雨晚來急之詩覺韋

左司形容猶未盡也舊有野渡橋爲降將李世忠所毀鴉音雖革豺性難馴槐國邱墟徒供指點橋旁有小菴以日暮不及遊而返十三日晨起出南門麥黃快制時鳥變聲耳根爲之一靜沿途新秧與罌粟花田相錯嘉苗毒草生殖竝蕃天地之大也離城漸遠嵐翠招人路轉峯迴乃得佳處山側有醉翁石望之神似近忽鑿成面目竅開混沌殊夫天然從薛老橋左轉醴泉潺潺瀉出牆外門與山對圍成一屏醉翁亭旁爲寶宋軒豐碑屹然字畫遒勁後爲二賢堂祀歐蘇二文忠公不行新法師弟一心香火同龕生人愛敬堂右爲馮公祠以祀明太僕卿諱元鷗者海運派糧拜章奏罷仁人利溥傳誦到今皆禮所應祀者也院門側出石級歷升窗檻凌空僻樓斯在石刻桑根師小像逍遙曳杖聲教如聞廬陵眉州



差堪鼎足樓下爲歐梅亭昔時手植久化劫灰雪下水邊後  
人補種亭中有宋紹興四年題名小錄碑朱子乃列五甲選  
非龍頭附皆鬚尾大儒同歲藉是以傳亭後怪石壁立森峭  
摩天目極層巖叢生細竹古斑新翠高不可攀相對者爲影  
香亭宛在中央鏡流迴繞逋仙好句乃揮梅魂隔院又有流  
觴亭俯臨月沼一水腸曲赴澗有聲而園林之大概盡矣出  
門過玻璃沼係朱章子衡所開者俗呼爲六一泉非也由是  
轉而入山起伏坡陀土石相間前穿叢薄林盡欲窮洞壑中  
分豁然開朗幽篁競秀雜卉散芳御願來蹤隱不見路一重  
一掩三折三迴濃綠沾衣潤如露滴兩邊木合夏亦生寒忽  
聞鐘聲未知何處老僧肅客合十遠迎則開化寺在焉禪堂  
小憩饌飽伊蒲蘭晴二姪進叩琅邪名山之義子曰典午伐

吳五道並舉琅邪王伉實出涂中屯兵茲山爰以國氏移屬  
元帝於史無徵宋濂儒臣記文特誤吾輩讀書不可爲古人  
欺也因隨喜至無量殿中奉一神桓圭袞冕睛孫姪躍然曰  
此非琅邪王乎世乃尊之爲玉皇亦祀典之所當正者耳予  
深喜其有會心首肯之出寺觀庶子濯纓泉蓋唐大厩中李  
幼卿爲刺史與僧法琛建寶應寺時所鑿爲徘徊者久之仰  
望山岑似懸天半就石鑿磴劣容趾尖旁臨深崖百丈無底  
草樹錯雜目爲所遮挽葛上躋遂忘絕險浮圖矗立其地極  
高是爲山僧智仙藏骨處迴眸南顧則一縷長江遠出林表  
雲煙杳靄返照逾明下尋歸雲洞危石支戶微露天光中有  
宋杜符卿題名字徑八寸山閒摩崖最夥唯茲石獨完整可  
寶也暮色催歸戀不忍去童冠步月彷彿舞雩高詠時云遊

興既闌鄉心斯動十四日買舟歸里送行者自崖而反水順風逆過烏衣鎮不泊乘月夜行天水一色波動搖金魄圓澄壁船桴危坐涼氣侵裾乃返艙假寐忽聞犬吠雜以柝聲知已泊汊河集矣次日五更解纜午刻渡江晡時入水西門抵家

遊嶽麓山記

子旅寓長沙多雨少霽嶽麓之約十日後始克踐之是日清晨出南門至朱張渡晦翁南軒經行之處也過河歷牛頭洲而登陸水波不興亂流以濟既入山林巒四合顧不見水秧田插綠農事正忙遠望方亭榜曰自卑爲入書院之正路采錄中庸頗墮理障與山上朱子所題極高明三字同是時改書院爲學堂眾工邪許舊規已圯新制未完惟大成殿中然

無恙一聖四配皆係塑象曲阜而外茲爲創觀秀有景賢堂  
祀屈子及宋代諸賢甫經落成爲存古校士館以門閉未入  
乃尋小徑登山路甚崎嶇峯迴瀑響愛晚亭翼然其間松柏  
鬱蒼閒以楓相惜未到秋深不見紅紫爛斑耳由是石磴鱗  
次歷百餘級而入萬壽寺老衲肅客方丈小憩腰脚復導登  
古佛岫山洞中一彌勒象石身鐵首以示夢而合成作記者  
署名長沙陳作霖篆額者鳳笙侯姓氏名號與予兄弟適  
同雖不效安石爭墩亦未免陳遵驚座已山中佛刹祇此一  
宇尋杜詩所云道林二寺杳無知者再進爲白鶴泉水極甘  
冽同人皆手刃冷飲焉乃更拾級而上林木漸疏湘江出於  
其際四顧曠朗是爲東峯紅牆圍屋門楣署雲麓宮三字夾  
道栝檜環列皆數百年物中有一株鱗懸明萬曆中所鑄銅

鐘深入木理俗呼飛來疑或人所爲也轉入獄帝殿五獄同  
龕冕服袞裳寶主殊不可辨下臨峭壁大石橫插壁外亦有  
飛來之號建寄獄雲亭於上遊客往往題名厓閒左折躋會  
仙亭相傳爲呂祖遇鍾離子之所事屬縹渺同治中劉中丞  
岷改爲望湘名與實稱欄外江水空闊遙接洞庭百里帆檣  
往來几席之下鉅觀也予得一江吞夢澤三教共名山一聯  
覺情景會合非他處所能移易屬鳳弟書贈潘道人以誌泥  
爪談藹旣久出門西行地勢坦夷微陽不耀里許抵禹碑亭  
就石開鑿可蔽風雨宇奇文古摸之生枝是山爲衡山之足  
七十二峯分占其一韓昌黎响嘯山尖句卽以爲咏是碑作  
奚不可者覽畢坐符輿下山路陡絕大風吹兜被斜欲墮一  
炊黍頃始抵平地過嶽麓市至渡口舟小浪涌倏忽登岸遂

入西門夕陽猶未下春也時光緒乙巳夏五月十一日同遊者汪紫涵楊卿望弼臣及鳳生弟凡五人

遊湖日記

光緒三十一年鳳生弟自新甯解任回長沙予將往視之適菟兒得岳州鰲差請假來遊四月二十日申刻出城至下關救生局宿於紅船二十一日晨起茗飲第一樓旋赴招商馬頭午刻上江永輪船一百八十里至蕪湖天已晚昏黑不能見兩岸五更聞喧器聲則過大通鎮矣二十二日巳刻至安慶臨江一墪倒影江中皖公山色迤邐不斷而小姑山亭亭獨立與彭郎磯相望亭榭竹樹蒼翠可觀惜舟如奔馬瞥眼卽過夜至九江趁船者接踵而上潯陽送客不知尙有琵琶商婦否二十三日午刻過黃州與客談東坡雪堂遺蹟未幾

至一港客曰此爲陽邏汴元伯顏渡江之處也二更後乃抵漢口二十四日晨起芟兒到鮎魚套問船坐一品香茶園待之江霧溟濛晴曦晃漾望武昌漢陽兩城若卽若離一幅文待詔畫也旋偕往洋街一玩晚上昌和輪船人滿無住處栖艙頂上其下卽機器房煤氣熏蒸頗不能耐因過官艙與顧海容談海外事海容楊卿望之戚自東洋回長沙者也二十五日黎明開行午刻過陸口吳魯肅呂蒙輩嘗屯軍於此俄經石頭關圖經以爲周郎燒曹軍處彼謂黃泥坂下爲赤壁者誤矣晚過擂鼓臺黑夜風雨不敢行因暫泊焉二十六日五更起可辰刻抵岳州大雨乍歇剝划上坡行頗艱窘遂至芟兒所司馬家灣釐卡小住申刻晴霽與顧錫侯遊岳王宮以其八日平楊么之功祀之於湖上後有呂仙亭相傳鍾離

子授丹訣於此亭凡三層地勢甚高四顧湖山塵襟盡滌夕陽之景令人流連不能去二十七日偕芟兒遊岳陽樓樓臨湖面君山杳靄近在睂睫之間屏有張得天書范文正岳陽樓記字極挺秀秀爲仙人舊館上卽三醉亭結構軒敞寶賓僚讌集之所階下列鐵甕二上鐫嘉熙四年孟府十人製云自君山崇勝寺移來者門外方亭石畫仙梅楚楚有致因併純陽真人像搨之以歸二十八日入岳州城至電報局觀打電機器是晚蒙兒自長沙來迓以芟兒甫回局不能再送子也二十九日與錫侯及芟芟兩兒遊小喬墓地頗幽寂墓上有女貞一株亭亭如埵此地爲巴邱成周郎屯兵之地喬夫人死葬於此或非妄也復登岳陽樓望湖適大風起波浪掀簸船如鳥鷺戲水可玩歸寓後過長沙公所中有適樓近俯



湖水遠挹湘山軒窗四啟可與岳陽樓校美也三十日擬遊君山風雨不果乃入洞庭君厝老樹雖存無復神鴉晚噪矣夜上津通輪船五月初一日渡洞庭湖九十里至沈沙港汨羅江入湘處也以屈左徒投水得名又六十里過湘陰晚泊靖港初二日巳刻抵長沙住小東街鳳弟寓午後訪汪紫函及楊氏兄弟初三日楊卿望來同遊左文襄祠中有隆園幽洞穿石飛樓聳雲曠如奧如各極其致地不甚大而有一重一掩之妙進瞻刻象須眉畢肖有機關可以運動之死而致生之非所以妥神也初四日訪王伯平不遇知其督修天心閣於是日落成也初五日汪紫函來同遊賈太傅祠中有絮園水木明瑟畫象嵌壁衣冠偉然石榻石井云皆故宅中物磨泐不可支舉矣登城望湘江龍舟未見忽雷電交作愍愍

歸寓初六日雨未出初七日仍雨湘水漲入西門初八日微晴楊媯臣來午後同遊定王臺漢景帝之庶子也以奉母唐姬極孝故名園爲蓼園境頗雅潔初九日棗兒侍遊曾文正祠中有浩園地以水勝樹石間之爽朗之致足怡心目初十日鳳弟與汪紫函楊氏兄弟訂游岳麓之約十一日晨渡湖江尋幽覽勝竟日乃返山凡三折下爲岳麓書院中爲萬壽寺上爲雲麓宮蔚然深秀自以愛晚亭爲最佳也其詳見游記中十二日詣蒙養院觀東洋保姆率諸童游戲外國教育法也旋玩坡子街市肆而歸十三日偕紫函弼臣及棗兒出北門至弔橋口關侯廟小憩相傳侯討韓玄時駐馬處神殿石磚上有一枝枯梅影如畫與岳陽仙梅可稱伯仲異矣三里至開福寺唐時所建長沙叢林之最古者方丈設有僧學

堂翬爲陳鎮軍海鵬別業後構禊亭面對田疇最宜觀稼其地曰新河以養鴨得名唐末湖南馬氏所開碧浪湖之一角也諺曰欲食新河鴨須交陳海鵬屬對可謂工矣入城觀明德學堂地爲周軍門達武花園石榭水亭皆爲講習退休之室操場在對戶經正學堂前適二童同戲秋千觀之心悸入門略一覽玩課程皆按洋式訝其開通風氣之速焉十四日在寓未出十五日予與鳳弟置酒天心閣邀王伯平顧海容汪紫函楊卿望弼臣讌飲伯平復拉丁曉嵐來以西法照八人象是閣居南東門之交高踞天半岳麓湘江均歸一覽翬有檄臺江忠烈公遺壘在焉可以想當時戍守之功十六日偕紫函及鳳弟同遊荷花池觀駱文忠潘忠毅張石卿中丞三公祠忠毅吾鄉之望與駱張同爲湘南保障焉其餘中興

諸將數十人竝祀於此於以見楚材之盛歸過忠裔學堂小憩旋赴汪宅辭行戌刻上萍利輪船棗兒待行十七日發長沙行一百二十里泊白魚圻因風大不敢渡湖而月色甚皎潔十八日五更行六十里至鹿角午後過湖心船身顛簸幾如海船在黑水洋中六十里至岳州南津港入釐局小休十九日晡沅江商輪來坐划船急上旋過城陵磯吾鄉夏司馬鑿殉節之地也有才無命思之慨然夜至寶瑜洲小泊二十日黎明過金口胡文忠公嘗料軍於此爲規復武漢之謀其籌略猶可想也已刻至漢口上長江吉和輪船亥刻開行二十一日晨過蘄州見岸有小鎮插江山形如削知爲半壁山彭楊水軍血戰處也自此直下實有高屋建瓴之勢而長江乃爲我有矣已刻過九江遙望廬山晴翠欲滴客日山氣高

寒洋人避暑多居於是是可慨也舟行甚速二十二日辰刻  
卽抵下關是行也往返五千餘里凡閱一月有二日云

可園文存卷九

可園文存卷十目錄

墓志

誥授資政大夫二品頂戴按察使銜江蘇候補道楊公

墓志銘

誥贈朝議大夫桂府君墓志銘

溧水李君墓志銘

元配席孺人墓地志

述

感知己述十四則

可園文存卷十

江甯陳作霖伯雨

墓志

皇清誥授資政大夫二品頂戴按察使銜江蘇候補道楊公  
墓志銘

自中國與泰西通市言北利者蠡起金陵諸山倚郭雄秀甲  
東南五金之產率爲中外所指日同治初元有客民何某者  
挾豫勝營之勢倡議開採以助軍興當是時粵賊猶據城萬  
眾一聚慮生他變民皆洶洶不自安其毅然無所瞻徇據理  
駁斥謂諸山廬墓棋布星羅非滇黔窮荒可比客主紛拏爭  
端必作由是事遂中止則楊公方知江甯府事也揚州擅天  
下膏腴大亂初平人情浮動辛未之歲降捻李世忠怙其桀

驚與故將陳國瑞尋仇襲執以去楚北之人大闖掠世忠行舟欲得而甘心勢沸騰幾不可解市廛莠民跂足俟釁文武大吏莫敢誰何乃有單騎直入大聲呵止俾釋縛解圍舉兩造之辭上聞悉聽督臣指揮而廣陵得以安堵則亦楊公之力也公諱鍾琛字子穆江西清江縣人曾祖考壽楠陝西延榆綏兵備道祖考學光刑部清吏司員外郎考均祐候選縣丞曾祖妣聶祖妣陳周皆封恭人贈夫人生祖妣閻妣謝皆贈夫人公少開敏有經世志初試兩淮鹽知事以緝梟功保升知縣檄署儀徵會金陵賊犯六合一日數驚辟兵者塵集江上公設多船以濟之俾達沙洲又以防營在境絡繹徵求民不堪命泣涕上請得免科徭已而兼權六合縣事隨大軍攻克邑城拜孔雀翎之賜並護江甯府篆創設礮船數十艘



沿江防期收龍潭降眾數千人遂度儀六適中之地立護商  
捐局於沙漫洲下以通商賈之利上以供幕府之租曾忠襄  
公深倚重之中關者倚城面江徑塗錯出奸民運米販賊率  
昏夜出沒於其間公分布營汛水陸巡防而賊之接濟以斷  
恢復之機兆於是矣金陵既克百廢待舉公總領郡符悉心  
規畫招流亡清房屋於善後諸務次第奉行甫及半年民蘇  
其困然公本起家齎吏筮仕真州鹽政商情尤得要領故歷  
任制府皆檄令以道員任沿江緝私其間如管總棧修運河  
節制奇兵新兵營無不與堵捕爲聯事雖迭以殊勞加至二  
品頂戴按察使銜位尊望重年逾耆耄而矢勤矢慎事必躬  
親未嘗謀一息之安以自暇逸其天性然也光緒二十年五  
月十三日以疾卒於揚州差次春秋七十有二娶彭夫人側

室孫徐二恭人王殷二宜人皆以子官封丈夫子九鵬程安  
徽候補同知先公兩月卒永昌補用道浙江候補知府永錫  
提舉銜兩淮候補鹽運判恩慶安徽補用知府永桂廣東補  
用知縣永慶彭年皆候選縣丞永康國學生鶴年鴻年皆幼  
女子子十二人均適宦族孫男九裕宗光緒戊子科舉人孫  
女十曾孫女一永昌等將以某年月日歸葬公於某原來乞  
銘作霖自惟以一部民夙蒙實禮粗識公生平行事竊謂幹  
濟之才撫字之惠舉不足爲公異獨其驅游民以護寶藏馴  
悍將以戢惡氛慮患於未萌遏亂於將作其造福於江南北  
者甚大而世多不盡知也故特揭而書之以諭來者雖不文  
又奚辭銘曰

山龍斷脈山不靈城虎交鬪城必傾禁奸服暴福我氓念公

德者誦茲銘

誥贈朝議大夫桂府君墓志銘

石埭桂孝廉殿華夙從子遊光緒二十年試禮部報罷復返江甯一旦具衣冠手一編來謁曰此先王父行狀也殿華生晚不獲覩先王父行誼然高年父老每舉里中盛德長者必曰桂君桂君去年秋試殿華倖博一第歸展先墓鄉人競指目曰此桂君之孫也爲善者可以勸矣其爲人感念若此先王父之棄養也適粵氛大熾辟地石埭十三都之蘆嶺橋不克返葬寄厝族人某祖塋山窆迄今三十餘年始獲吉壤於城西石家村之原將以明年某月某日遷匱歸窆以祖妣蘇太夫人耐敢乞爲銘以光幽宮子旣重桂君積善之慶施及後人復嘉殿華之能闡揚先德也弗忍以不文辭按狀君諱

廷楷字兆先援例候選從九品以孫正華官同知銜知縣加級贈朝議大夫

覃恩給二品封典其以歲貢生舉博學鴻詞諱坤三者君曾祖也縣學生諱世礪者君祖也贈朝議大夫諱國夏者君考也君幼敦敏以貧不能竟讀習計然之術服勤持儉家業日隆自念世本儒宗鴻博公箬述等身散佚殆盡不惜錢布多方以購之楹書井史頓還舊觀而又賓禮名儒爲子姓師序塾之間彬彬鄉魯其待人極周摯自族戚以至里鄰振窮饋乏排難解紛皆量己力所能至無吝辭亦無德色如遇陳氏婦之持刃索負而助人歸償石氏友以重貲折閱而不疑乾沒猶人之所共知也古所謂孝友睦婣任卹者其殆君之謂與君生於乾隆戊戌年十月初二日卒於咸豐庚申年六月

初八日春秋八十有四元配趙繼室蘇皆贈恭人晉贈夫人  
子三崧國學生翹縣學生皆趙夫人出翎從九品蘇夫人出  
孫九人曾孫十三人元孫五人來孫一人銘曰

賈其名儒其行貽子孫多福慶百年之室茲焉定

溧水李君墓志銘

君姓李氏諱臣霖字春泉世居溧水思鶴鄉曾祖某祖某代  
有隱德父某家貧爲賈自給服勞致病君生有至性年甫十  
三卽跪請於父曰大人宜自愛兒願習藝以稍分父劬遂至  
秣陵業織蚤作晏息技能兼人眾悅其勤爭相羅致母病且  
殆聞耗奔歸藥弗及嘗遽視舍斂抱憾終身時時作孺子泣  
焉迨後父沒兩弟皆幼則推其所以事親者以飲食教誨之  
俾克自樹立而後已當是時粵賊踞建康鎮揚二城烽火相

望雖有江南大營爲屏蔽而蘇常毘連道路荆棘君護持居  
停出入兵衝完其重貲不受千金之謝蓋才識有過人者辟  
地如皋度時量物智以審事勇以決幾展轉買遷財乃大殖  
既歷一紀天地肅清流亡甫歸窘於生計君輒罄所入以濟  
親朋囊橐之儲隨手散盡不惟人不及知卽已亦不復省記  
也清節堂爲官養嫠婦之所其居卑溼君過而憫之出私財  
爲拓窗櫺且代籌度歲費光緒四年河南奇荒君適賈於汴  
既捐金助義振見道左穉女四餓垂斃復挈歸以分贈所識  
今皆子女成行矣至若修宗祠焚借券施藥療病除道成梁  
他人得其一卽稱善鄉里而在君特緒餘耳君少失學常以  
不讀書爲恨好誦先正格言脈訣方書竝有心得中年以後  
楷法平原能作擘窠大字耆儒名宿皆與納交爲子擇師備

極誠敬嘗謂詒子黃金滿籩不如教子一經古人言豈欺我哉晚歲授籌餉例爲同知銜州同恭遇

覃恩加級請四品封典故君之祖暨考皆贈朝議大夫祖妣某氏妣某氏皆爲恭人蓋求所以榮親非爲己也元配周恭人治家有法繼配曹恭人率而行之俱先卒側室高氏丈夫子三保銘甫冠而歿保亮光緒丁酉科拔貢生內閣中書保生附貢生女子子二適賈適楊孫國慶保生出爲保銘後女孫一君卒以光緒二十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距生於道光六年九月初六日歷春秋七十有四歲十月某甲子將歸葬於溧水某山之原孤子保亮等衰經踵門匍匐來乞銘君與先君子友善作霖又夙蒙寶禮於誼不當辭謹爲銘曰

舉世攘攘惟利是競也纖嗇豪奢各從其性也獨君以貨殖

起家而躬士君子之行也備鴻範之五福考終命也反葬瀨鄉仁不忘本而首邱正也

元配席孺人墓地志

咸豐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元配席孺人卒於城中時賊據金陵衣衾棺木皆不能具家人藁葬之於輝復巷通靈觀中標識其處予方避居朱門鄉未得躬與也同治三年賊平歸尋是觀厪存屋宇數椽瓦礫荆榛塞滿途路詢之左近居人僉云此處凡埋婦女骨十三具莫辨誰何所可知者雷姓有二焉予心惻然欲遷葬而恐誤掘他人骨以是因循久之光緒八年春至候相有造屋之令予乃尋雷新塘茂才共議於其地築一大冢樹立石碣大書孺人及雷某某氏於上并埋觀基界石以清地址且稟請保甲局給示永禁建屋新葬以爲



然几兩月而事皆辦孺人之魄庶可以安茲吉壤矣孺人歸  
子廔六月無所出詒徹詒祿詒壽詒謀皆繼室趙孺人生爰  
書其顛末以諭之俾世世子孫毋忘祭掃也

今其觀改爲三  
官殿有備守之

述

感知已述十四則

張子金先生

道光壬寅歲子甫六齡辟夷亂居南郊之陳墟橋 家君課  
子讀易時先生亦處鄉與予宅鄰旦夕聞子誦書聲嘆賞之  
曰此又一秀才種子也先生爲予祖姑丈 家君嘗受業焉  
故其言云然摩頂辟岬之情狀至今能記憶之先生諱鑰號  
紫荆江甯諸生貌和粹廣交遊家奇貧然能周人緩急事逋  
累山積充然不見於辭色人無貴賤賢不肖莫不知子金先

生者先生詩文秀逸尤善書宗誠懸法家居課徒凡三十年學校後進多著弟子籍而先生潦倒名場卽食餼亦不可得咸豐初元以孝廉方正舉未及廷試遭粵寇之亂轉徙龍都鄉以卒其在龍都時有致家君書三紙予寶藏之偶一展玩猶想見霽月光風度也

青墨卿先生

先生諱青麀滿洲人以侍郎督學江南咸豐元年予年十五應童子試先生點名時見其幼提而坐之堂右先生則終日危坐堂皇閱試卷有納卷者亦閒取視之日甫昃予文成以卷進先生見其幼因展閱焉試題爲夫子之不可及也二句子時讀家語閒講錄成句云子日近聖而不知聖之大何異日戴天而不知天之高哉先生閱至此舉筆規之予立案側

斜睨有喜色。僂從叱曰：「下先生顧曰：『此生年幼，勿驚之。』及榜揭而獲雋矣。先生沒後，家室蕭條，一孤孫依祖母以居。子每至京師，必與朱子期，同省視之。子期亦先生所拔士也。」

### 夏季質先生

先生諱家銑，上元諸生子，長祖姑子也。家君最與之善。先生夙有哮喘，瘦骨不盈把，而精悍之色見於眉宇。善談諧，子幼時極喜聽之。尤工制舉文，肄業鍾山書院，數冠其曹。偶成豐初元子，補博士弟子員，將乘試草。家君乞其代撰一揮而成。是年子亦附課鍾山，取優等。先生戲謂家君曰：「此子咄咄已逼人來矣。」先生居城北仁孝里，子以春秋佳日隨

家君往謁祖姑先生，必與登雞鳴山巔，橫秀閣爲竟日之游。淪茗論文，猶昨日事也。歲在癸丑，粵賊陷金陵，子匿蓮蔡宅。

蔡氏先生妻族也一日者先生偶過之出詩一卷見示曰此萍生草子近作也問其命名之義曰萍無根之物生不能久今日之境似之子訝其言不祥閱其詩多觸賊忌者受讀未竟匆匆懷之去而孰知其取禍卽以是編耶自後遂不復見明年爲人所訐夫婦皆遇害其死最慘烈世多有紀之者故不復著

周梅溪先生

先生諱椿年予從姑丈也姑母爲 叔祖觀察公愛女因父母宦山西母事予 祖母故先生亦絕憐予先生困於小試僂得而復失及予就試遂不復戰藝強之不可予獲雋亟來賀歸笑謂姑母曰使予頃尙應試今日將作何面目耶吾早知爾姪出手必得盧矣咸豐三年同陷賊中先生將聞道出

家君聞之挽其挈子以行居南鄉相依三月時兩家眷屬皆未出先生每有事必與子商之嘗嘆曰吾始以爾爲渾厚今而知爾渾厚中有精明特不露耳將來必爲偉器子不肖不能仰副是言然過情獎借則何日忘之先生性純孝後以母沒賊中哀毀得頭風疾病久躁急雖妻孥亦不當意惟子至怒必稍霽未幾子移家鳳陽遂不復見先生先生在朱門時亦閒作小詩及居喪乃不作其稿子嘗敘之今子木表弟所繪負骸履險圖卽先生銜恤之事也其詳別見予所爲府志孝友傳中

甘耆王先生

道光之季金陵有大興作大撫卹紳衿主其事者必羣推甘耆王先生先生諱煦一字畸人蓋以太平教諭推升知縣乞

病而歸者也予耳其名久矣咸豐癸丑之夏予隨周梅溪姑丈出危城謁先生於朱門鄉先生留諸客舍時陳子璿明經瑒翁峻之上舍模墉輩皆假館於斯感傷時事作歌詩以寫憂予以關山戎馬縱橫久荆棘銅駝感慨深之句爲先生從弟竹生先生所激賞言於先生自是先生有詩必命和先生少時與先大父交每當酒酣茗熟爲子媿媿談舊事不倦先生面鐵色少許可後進皆畏避之獨與予若有深契如此者凡三閱月旣而先生轉徙渡江卒於淮上其所箚曰貞冬詩鈔中有次陳潤生韻詩潤生卽予之初字也竹生先生諱炳金陵克復時襄理善後事有成績官終浙江紹興知府

周范亭先生

先生諱鎔江甯人寄居鳳陽予從祖姑丈也身形如鶴須髯

疏朗面瘦削有神性好謙雖童子必加以禮咸豐乙卯歲館  
家君於其家復延子課其幼孫薪水饋遺常溢於其數子  
書劣每爲子講導用筆法惜子不能領略有辜其指示也先  
生家素裕癸丑經寇掠漸不能如舊然猶好施予喜賓客丙  
辰下元日集金子鳴步鑾張味之永清董集亭謙錢樸之壽  
昌諸君作月當頭會子先草詩序以爲諸人倡先生顧笑曰  
座有王子安諸公無輕脫褻也方是時子年甫及冠酒酣耳  
熱意致極豪諸長者亦多折輩行相接未幾淮南告警遷盱  
眙遷汜水雖仍附先生以行而此樂不可再矣先生晚境愈  
窘居常鬱鬱年七十卒於鄉寓予有詩哭之

焦耐菴先生

先生諱光俊字章民江甯諸生子初不相識辟亂至鳳陽先

生以同鄉人過訪 家君子以是得數數見時先生家百口  
殉節唯先生父子厪免故憂傷抑鬱年未五十而早衰閒以  
歌詞寫其胸臆其詩凌漢躐唐俯視宋元無體不備以予亦  
好吟咏呼爲小友其相唱酬每謂予曰詩從白陸入手專講  
性靈未有不流入袁趙之纖巧者空疏人皆可言詩矣必也  
以杜韓爲宗則不敢輕易下筆而詩體始尊予至今佩其言  
不忘咸豐丁巳歲予家寄盱眙而已獨居濠上除日與先生  
鬪韻至漏三下聞館主人祀竈爆竹聲奚童執燭送屠蘇酒  
至先生曰唐人詩孤燭異鄉人非身親其境者不知也相與  
黯然久之明年夏匆匆辟寇先生轉徙至泗州境益憔悴曾  
作詩百韻寄予又數年而卒江南平後令子芝圃明經賢弼  
保其遺集歸予得盡讀而序之



葉春帆先生

先生諱德中上元人健菴中丞之從子也官安徽布政司理問娶於寶應汜水鄉趙氏有女姪性端淑其姑憐而女畜之先生曰此鄉人皆庸奴也不足以配是女吾當爲擇佳壻咸豐戊午子辟地至汜水先生延課其子謂子非久貧者因以是女爲子繼室時予家方四壁立無升斗之儲也後子返江南先生赴官皖上嘗一相過未幾卒光緒元年令子克廣奉母出江上假塗來視予妻適值子鄉薦之日也

詹君小亭

子辟兵汜水鄉人皆弁陋無可與語者居三年而詹君乃來爲鄰君諱保泰來安諸生工詩善駢文尤精醫初相見談論卽洽謂子曰吾自辟亂以來見少年皆廢學子獨於窮困中

篤好不倦他日其可量乎因亦出其著述互相切劘陋室土牆每坐談輒竟日鄉人皆目爲迂怪也未幾子從軍京江君亦他去金陵克復之歲君自上海寓書勉以習舉業其意甚殷殷焉君以同治庚午科領鄉薦自是館金陵者累年暇輒相訪而終不及居汜水時蹤跡之密也光緒戊寅歲暮君歸來安次年久不至問其館主人曰死矣其著述未知何如然詩文之佳者予皆鈔而存之

張君菊馨

同治元年子從軍京江日與老兵爲伍凡武員皆不重儒生卽子所主者胡遊戎初亦以泛客相待而獨尊禮張君菊馨君諱廷燮丹徒人性剛直常爲德於鄉里余提督圍鎮城時委辦長壕以軍功保訓導一日過訪遊戎見子詩甚異之謂

遊戎日子幕中乃有如許清才耶屈是君矣因請見予遂訂忘年契由是遊戎乃知敬子君家居象山辟兵於太平洲鄉里言公事始一來營遊戎欲挽留之不可日子築室臨江面對山蒔花竹畜雞豚課兒子讀其樂何如何必作將軍客乎聞予家沙頭圩約予結鄰子以事牽未果也未幾江南平營皆凱徵遂不通音問光緒元年過象山訪之土人曰已歸道山久矣

李小湖先生

先生以當世宗工文名滿天下其督學江蘇也江甯適爲賊踞輜車未得至焉同治初金陵克復曾文正公興復書院聘先生主鐘山講席子肄業其中以雞窠中小兒賦首聯云老反爲童人寓於物先生謂爲李程日五色之起句不是過也

極賞之會新建葉晉卿觀察爲子求師先生以子應之時予猶未謁先生也先生貌和而意冷門牆高峻非其人不與接子旣爲先生所薦遂著籍爲弟子開縣李雨亭方伯選書院高才生月一課之先生以子充十人之數復使其子翊煌問業於予其所以獎借之者靡不至予幸得虛名於學校中皆先生之賜也子鄉薦房師張樹齋明府實出先生門下子因以晚學生禮見先生謙抑不許也光緒三年病卒於講院同學之士無不失聲悲慟援祀于瞽宗之義立享堂以奉其主先生諱聯琇字季瑩臨川人以進士官至大理寺卿其事蹟宣付史館入儒林傳中

雷竹生先生

先生諱逢春上元歲貢生與家君交最久貌嚴峻性剛而

介子少時習見之不敢與抗談也同治中肄業書院先生來視家君文就索予卷觀之讀未畢顧而言曰吾始以子徒工詩賦也制藝亦能若此乎自是子課文成必索觀之時子館葉氏居倉巷與先生家相距屢數十步每當月之十六齋課日夜漏二下月明半街聞履聲橐橐然卽知先生來視子文也迄今思之老輩虛心詢非時流所及矣

哈聘之先生

家君最契之友有二雷竹生先生外卽哈聘之先生先生諱賢招江甯人世習回回教樸誠迂謹專攻制舉文素不爲詩然頗好子詩咸豐癸丑之秋予隨家君至甯國居伍萃農大令署中適先生主課讀席每舉子詩示人以爲似老杜感時作予聞其言媿甚旣而先生轉徙江浙閒亂定歸里肄業

書院其以文相切劘亦如雷先生也當同治丁卯科同應省試中秋之夕家君與予對策畢適遇先生其時月明如晝號舍中燈火熒熒相與登明遠樓絕頂酌酒達旦飄飄有凌雲之想予賦七言詩一律先生謂其興會巖舉三人中必有得意者而家君與先生果以同榜捷矣先生一上春官報罷遂不復往客遊湖州校閱書院試卷光緒七年卒時已援例爲候選教諭也

彭君可軒

同治壬申歲予館楊子穆觀察處君爲觀察妻兄居予齋側一日聞予讀純嘏嘏字爲假音栖苴苴字爲植音趨入曰吾走東南數都會未見人能識此兩字本音者子其素精均學乎子謝不知君因常與子談訓故其論之最明通者曰毛詩

虞虞字朱註於首章音牙次章音五紅反此誤也是字皆  
宜讀本音與麟趾篇三于嗟麟兮同爲每章之尾聲自爲一  
均如今之度曲者每句末云好一朵鮮花一例實能發前人  
所未發君諱儀南昌人文勤公之從曾孫也以布衣游滇蜀  
江皖屢爲諸侯上客其學於經史子集皆貫通下及算數星  
象六博投壺無不能嘗以七巧版排成五百字歷敘生平遭  
際繪成一圖真化工也自是每晚必相與論說古今至漏三  
四下始寢如此者八閱月後歸江西未幾卒今其子熙從子  
遊問其著述已散佚大半矣

可園文存卷十一目錄

傳

金剛愍公傳

滕提督傳

張烈士傳

端木侍讀傳

楊樸菴先生傳

朱崇暉先生傳

盧編修傳

直隸豐潤知縣湛君傳

湖北嘉魚知縣石君傳

姚友梅孝廉傳



朱子期孝廉傳

何善伯太守傳

方子涵通守傳

甘子純博士傳

侯杏樓拔貢傳

安徽無爲州知州蔣君傳

濮氏四賢吏傳

夏孝烈婦家傳

張烈婦家傳

周孝女傳

周貞孝婦傳

雜傳

青奴傳

金衣公子傳

可園文存卷十一

江甯陳作霖伯雨

傳

金剛愍公傳

公諱光筮字濂石直隸天津人以諸生入貲爲縣丞分發安徽旋升知縣咸豐初署定遠事三年粵賊踞江甯淮南捻逆大起定遠號稱難治公發奸摘伏有若神明有陸遐齡者聚黨萬餘據北爐橋與方氏爲仇掠其家皖帥周文忠公討之檄公爲前部公素強武有力匹馬先進直造賊壘揮旗而登文忠公以大軍繼之賊眾披靡遂拔其寨誅遐齡而公之名自此顯矣以功擢知壽州事壽州地扼長淮尤奸民藪公泄之一如治定遠時又募得拳勇者百餘人與同甘苦使爲爪

牙四出搜捕奸民爲之屏迹四年粵寇犯境公率民兵擊走之賊退土寇又起然畏公威名皆屯於數十里外公諜知其處除夜漏下二鼓公在署與幕僚會飲酒半忽更衣起去出則喚拳勇者自隨出城至一村捻魁十餘人方聚賭公乃令拳勇者伏門外自換革履氈帽提錢而入假土豪名與共博一賊曰我輩在此未策老金知之不公曰老金方在署守歲何暇及此賭正酣公出不意拔刀而起曰鼠輩認得老金不一賊起迎刃而仆拳勇者聞聲入助之於是諸賊皆俛首繫頸隨公而行既返署幕僚之席猶未終也以是境內盜皆解散五年廬州復巡撫福濟公知公才檄權府事公招集流亡誅鋤奸宄民賴以安當是時捻魁張樂行等勢大熾公升攝鳳廬道事防守臨淮甫上值賊來犯公不待兵集卽渡河而

營賊聞之驚走追至王莊而還七年正月廬州事急上官檄公還任臨淮民攀留之不得去公以狀聞乃令仍駐臨淮賊知公去而不知其復來也焚掠至王莊公出其不意擊之賊望旗驚曰老金又來矣相率奔潰公乃由固鎮轉戰至正陽時雇帶練勇五百人耳出沒賊藪之中鏖戰千里威聲大震二月捻魁李招受自六安犯正陽公擊敗之追至霍邱墮伏中左還欲入城知縣某閉門不內公力戰突圍出知正陽不可守退至壽州壽州公舊治也民懷其德皆願死守賊圍之數重公每夜縋人下燒賊營賊不得休息乃解去仍踞正陽公屢擊之賊固守不動公憤甚五月親搗賊巢於沫河口被圍不得脫投水而死死之明日以壽州解圍功奉

旨加按察使銜巴圖魯名號及死事閭贈卹予諡如例

論曰公克己愛民與士卒同甘苦爲淮南保障者垂十年其  
攻正陽之時勝帥之兵至近視其危而不救蓋忌公勇於赴  
敵也然公名與日月爭光以視身伏斧鑕者何如哉

滕提督傳

公諱家勝湖南鳳凰廳人也有勇略初爲鎮筸鎮兵隸游擊  
傅振邦麾下咸豐二年粵寇圍長沙總兵鄧紹良率眾入援  
公以敢戰知名爲隊長三年隨大軍下江南戰屢有功五年  
淮北盜起侍衛伊興阿奉

詔勦撫檄公爲前部往來徐宿閒每戰輒先練壯士五百人  
爲親兵臨敵時公執旗前引令五百人沿途伏匿留數十人  
誘賊賊易其少輒墮伏中然性喜深入主帥屢戒之不能改  
也嘗獨追賊至靈璧傷還八年總兵傅振邦駐徐州公舊帥

也復徒隸之時公已洊保至總兵記名提督矣蒙臺閒有畢家園者羣盜出沒之所盜魁韓狼子等咸在公攻之急羣盜求救於張濼張濼者據鳳陽之賊屢以乞降陷官軍者也其妻曰柳三孃嘗往來軍幕閒濼詭請於勝帥曰畢家園諸豪閭宮保威名欲降久矣而傅營攻之急恐阻其自新之路請諭止之勝帥重違其意飛檄往傅公欲從之公憤然曰諸賊兇狡未經大創何所畏而乞降若舍之是養虎貽害非良計也擊之便傅公然其言限三日公親冒矢石二日克之誅狼子等當是時皖北略定惟鳳陽未下傅公欲會剿勝帥不可傅公遣公屯張家溝以逼之濼縱黨四掠公斬其游騎勝帥禁之不止自是濼眾不敢東出泗州人倚爲保障多運米麥以饋軍故度支雖絀而公營有贏糧焉十年勝帥以憂去左

都御史袁甲三代之檄公會勦濫猶陽乞撫袁公令總兵張  
得勝誘之出公遇諸途數其罪誅之遂克鳳陽而還而練總  
苗沛霖驕橫如故也公欲乘勝勦之會伊帥復至徐諸寨多  
殺豪自歸沛霖勢窘甚公遣人諭以禍福沛霖欲降而未果  
十一年山東寇熾公隨伊帥還救賊遮道公破走之明日又  
戰於東平之臥虎岡被圍不得脫死之伊帥聞而馳救亦陷  
陣死皖民聞之無不流涕

論曰皖北爲捻逆淵藪自勝帥以招撫爲功諸將雖遇賊不  
敢擊惟公滅韓狼誅張滌毅然獨斷有古名將風焉乃或以  
輕敵警之則是畏懦退縮者反得借辭於持重哉

張烈士傳

君姓張氏名景箴原名希說字尙文上元人性柔和與物無



忤爲總督著書吏謹守法咸豐三年粵賊陷江甯縱劫掠君忿甚積薪階下欲自焚鄰人尼之不果會有賊入其家君持械格鬪勢不敵執至賊渠處命之跪不跪罵不絕口賊怒割其耳鼻罵愈甚斷其舌猶誦誦有聲遂支解之弟希載弟婦王皆投水死

論曰自古死節之上糜肌碎首而不顧非任職守之重卽感知遇之深必報以一死而其心始快也然猶或有不死者若張君一掾吏耳平居恂恂自守而死生之際乃毅然不屈若是賢者固不可測耶其事之顛末予蓋得之方君培容云

端木侍讀傳

君端木氏諱琛字子疇江甯人貌清古長身鶴立弱齡作梅花詩有飽經霜雪無寒相能返陽和亦大才之句爲江浦韓

介孫先生所賞既補諸生枕經薛史尤喜離騷歲科試屢冠其曹旋以優行入貢錄用知縣未謁選會壽陽祁文端公疏薦賢才首列君名遂除內閣中書俄丁母憂歸廬居雨花山安隱寺不入城市既葬每晨必徒步二十五里往省墓兆陰雨積雪無閒服闋補典籍性兀傲不與時俗諧獨居京師自甘冷僻布衣蔬食無僮從之奉出門卽以御者爲僕最惡權貴人意所不愜必面斥之同鄉中惟與夏伯音少司寇往還最密然亦時有齟齬事過輒如故書得顏平原家法小楷尤工

穆宗初元手繕經史粹言進呈

德宗光緒十二年又獻讀史法戒錄皆蒙

留覽尋充會典館總纂升侍讀以疾開缺未及歸卒年七十

有三著有名文勗行錄賦源楚辭啟蒙及詩文詞筆記凡若干卷

陳作霖曰君巖巖道貌於後進不甚酬答予初未敢修士相見禮也當分纂縣志時得讀君粉粲錄耆舊軼事多所甄采知其爲有心人及計偕入都介朱子期往謁即蒙招遊崇效寺展玩某和尚紅杏青松圖自竹垞漁洋以後題詠積成卷軸粗若牛腰君因紀同觀歲月并代書名紙尾此境猶依依在目也老成徂謝鴻泥亦溷誰爲編葺遺文以永不朽之業乎予日望之矣

楊樸菴先生傳

君楊氏諱長年字樸菴江甯人父諱銓以孝子旌門世所稱衡齋先生者也君幼而耽讀從胡聖基明經遊深通經義壯

歲以黃山松詩見賞於侯青甫廣文時湯雨生都督方倡治山吟社遂與游讌咸豐初辟地蘇州主潘文恭公家爲講誦師嗣與同縣甘竹生太守游閩中亂定歸里肄業鍾山書院李小湖師亟重之徐壽蘅侍郎督學浙江聞君名聘入幕校改試牘年六十始舉同治庚午科鄉試合肥李傅相稱爲羣英領袖會試報罷歸主上海敬業書院講已而移席鳳池鄉人士咸宗仰之俄選武進教諭不赴君詩摹晚唐古文得史漢筆意詞亦入白石草窗之室而專喜與後進談制藝金陳章羅不絕於口閒有所作皆置夾袋中稠人廣坐輒出以相示偶有指字句之疵者應聲改定不以老輩自居也性極厚重待人以誠雖面謾之亦不深校而受人之惠則終身不忘鄰人有願瑾者嘗爲君經紀母喪瑾死後君養其孀妾數十

年如一日晚歲究心內典改號西華頭童如老頭陀面豐潤  
有嬰兒之色手掌赤若嘆血而行步蹇遲春秋佳日必與劉  
園觴咏之會裙屐少年藉君爲重君亦油油與偕焉光緒十  
八年重遊泮水踰歲卒年八十有三著有周易省心編春秋  
律身錄妙香齋詩文詞集

陳作霖曰衡齋先生與子曾祖鄉賢公最契君實爲其少  
子樂善不倦饒有家風嘗爲先鄉賢公作傳敘興建救生  
局事兩家先德道義相洽之情歷歷如繪撫今思昔詩人所  
爲歌魚藻也

朱崇暉先生傳

君朱氏諱桂模字崇暉上元人莊恪公桂植實其族兄父諱  
緒曾官浙江同知博雅工詩文尤留心金陵掌故鄉人所稱

述之先生者也君面方頤垂色近頰而舌微蹇吃長不及中人雖家世華靡然服飾儉素胸無城府嘗謂天下皆好人凡交際一出於誠人亦不忍欺之行路必從方遠不知有捷徑眾笑之不顧也既充拔貢生朝考報罷遂入舉主鮑花潭學使幕中襄校畿甸滿三年歸洪琴西觀察延入金陵書局又分纂江甯府志爲汪悔翁助教所重中年喪偶不娶兄弟析居讓產弗受與溧水朱子期孝廉同人稱二朱事母極孝懼遠遊廢色養五十以後遂不赴省試抱父遺書惟恐失墜謂金陵詩徵爲文獻一大宗與翁鐵梅大令募貲棗印苦心校讐甫成而卒以爲目幸可瞑也無子以兄子某嗣未幾亦卒其楹書尙夥於今未知能存不

陳作霖曰君長子近十歲又與先君同譜而折輩行與子

交嘗以尊人所撰曹子建集補注見贈臨沒前數日復索子  
金陵詩徵跋雖宿諾未負而君已不及見矣獨其握訣之狀  
至今猶在心目間是可念也

盧編修傳

君盧氏諱崑字雲谷江甯人幼慧能詩賦尤工制藝年十六  
補諸生面瘦削肩微僂賦性冷峭睥睨一切時人皆以爲狂  
咸豐中辟地浙江同治初出參淮軍營務保五品翎頂江南  
平歸試食廩餼充拔貢生旋舉丁卯科鄉試丁父憂服闋成  
辛未科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山東東平州牧聘修志  
乘兼龍山書院主講事竣入都供職光緒五年拜督學雲南  
之命雲南俗雜蠻夷應試者率多鄙獷乃飭教官督興月課  
禁武考搶拾箭枝任滿三年得人爲盛旋乞養歸主講尊經

書院君未達時肄業地也夙爲辭桑根師都講十年之間卽  
嗣是席同輩榮之未幾卒著有壽石山房文賦稿

論曰時文一道雖云小技吾鄉工此者劉雨生汝霖陳耘芬  
兆熙丁得之自求皆其魁宿也君則兼諸子之長而加之以  
凝鍊其氣王其味厚其調高宜乎無試不利而終入清華之  
選也夫

直隸豐潤知縣諶君傳

君諶氏諱命年字瑞卿世爲上元儒族身不逾中人面瘦顴  
高聳須眉疏秀目炯炯有神性伉爽無城府善持議侃侃而  
出以和平每當談諧閒作四座盡傾咸豐元年以諸生領鄉  
薦家貧甚會試幾不成行報罷因留京會粵寇陷江甯自母  
魏以次兄弟子姪輩凡二十二人皆自焚以殉君聞信號慟



一病幾不起同縣許海秋主事館之於家至同治元年始成  
進士以卽用知縣籤分直隸歷官三河武清調署大興大興  
爲京畿赤縣君朝夕坐堂皇判事機牙四應剖決如神已以  
公事罷吏議未幾捐復從軍天津保加同知銜遂攝文安縣  
事移補豐潤地苦水患民多流亡君創建留養局二區以收  
男婦之無依者冬設粥廠貧民咸就食焉邑有涇陽書院規  
復之厚給膏火並籌賓興各費八年之間百廢具舉光緒元  
年以辦

東陵供張事禮成而民不擾議敘加一級復遵籌餉例進知  
府銜直隸總督李傅相深器重之旦夕冀有美擢而君遽引  
疾歸生平好施予或以空乏告皆周之無少吝族戚有緩急  
每不待告而重資之輒出其人之意外至於官中及鄉閭諸

義舉知無不爲悉輸厚賞爲久遠計晚歲優游里社時集故  
舊爲文酒之宴尤喜與後進談藝自笑爲結習難忘云卒年  
六十有八

論曰自江甯至京師二千餘里計借累上之輩每以資斧困  
乏輟行者比比矣同治初王少崖太守延長石東山觀察楷  
籌公家餘款得二千五百金寄質庫取子銀稍壯行色而君  
乃慨出私橐萬金踐微時之夙願迨同鄉諸君辭其半左節  
相復補足之由是僕馬芻秣無慮痛瘖誠二百年來未有之  
盛舉他年鄉賢之祀又遑多讓乎哉

湖北嘉魚知縣石君傳

君石氏諱廷鑾字少山江甯人贈內閣學士候補道楷之長  
子也頂微銳方頤哆口髭稀疏不續身魁梧而長頰腹下垂

性豪邁有治劇才少從軍入開字營隨六合王軍門永勝爲  
記室蘇常嘉湖諸役攻堅奪隘飛書檄於礮火中備極艱瘁  
以軍功保至花翎知縣加運同銜凱徹後需次湖北初署鶴  
峯知州州居萬山之中舊屬苗境民獷而野君治以清簡政  
乃大和調署穀城縣事有奸民聚眾思逞君密約武營分捕  
之斬一人而事定大吏知君能以棗陽繁要不易治復委君  
攝之縣役爲盜反誣良民君廉得實立寘諸法而脫所陷者  
於死棗陽民與襄陽爭水訟懸不結者幾及百年君履勘調  
停爲勒石以垂久遠眾皆翕服尋連丁父母憂在籍數年於  
閣學公所創之善舉極力維持服闋赴原省檄署嘉魚縣事  
時江隄漫決四境皆水君以勘災得溼疾卒於任年五十有

論曰自開學公督辦報銷與官聯事民間疾苦皆得藉以上聞至君則無此權力矣然猶能偕當道往來通官民之氣也一麾遠去素旆歸來金陵遂無士紳而否塞之病成然則鄉里有杜密願可輕爲訾毀哉

姚友梅孝廉傳

君姚氏諱兆頤字伯期號友梅江甯人生而美秀眉目如畫性穎異工詩賦弱齡補諸生家饒於貲宅中品雅園花木稱盛有枯樹最蒼古暇時嘯咏其下願影自憐春日輒集友朋游讌極裙屐之樂焉洎經粵寇之亂屋改公廨而別儻里宅以居產皆蕩盡惟以制藝角逐名場授徒講誦風流蘊藉文如其人論者以爲得管絃若神髓尊經山長周縵雲師丞賞之同治六年鮑花潭學使按臨補行辛酉科試得拔貢生朝

考以事未赴就職訓導至光緒己卯科始領鄉薦一試禮部  
報罷歸懲海道之險遂不復北上生平體弱善病飲噉絕少  
秋冬輒不出庭戶俄丁父憂以毀卒年五十有一子幼詩文  
悉散佚無存者

陳作霖曰丁卯庚午之閒予嘗與同人爲消寒之會每飲君  
家肴饌極精潔皆其尊人所檢治閒出與諸賓酬酢猶想見  
老輩好客之雅度云

朱子期孝廉傳

君姓朱氏諱紹頤字子期溧水人世居江南家故饒裕而君  
獨好讀書自奉極儉衣冠必敝而後易年十九補諸生粵寇  
之變與妻甘同赴水求死君遇救獨免遂矢志守義賦孤鴻  
篇以見意年才二十有二耳絲是鰥處終其身性竺孝侍母

疾不解帶者五十日居喪哀毀柴立時父年已高乃同處一室父患脾泄君每夜數起衣襟偶沾餘穢必親滌拭之不令父知也及病篤服勤一如侍母時宿苦次盛夏不懸帳蚊蚋嗜膚輒以塵尾麾之先是君援例爲訓導歷署邳州海州學正悉以俸餘爲季弟紹琦營婚宦而囊不名一錢至是兄弟將爲析箸計君見勢無可迴自願無家室累固讓遺產不受仲弟紹亭泣以請弗從乃以養贍自任焉然君素畏俗掇嘗入浙江學使者幕徜徉嚴陵禹穴間高懷逸韻邁往不羣自此益厭家居遊粵東者載餘丙子與仲弟同舉於鄉復館金壇二年庚辰禮部試報罷遂入天津戎幕壬午冬以微疾卒於軍年五十有一君長不踰中人面藹然多善氣頭童若老僧狀夙弱於顏遇生客訥訥似不能言然義所不可凜然難

犯與人交有始終規過勸善嚴而以婉出之人感目爲畏友  
早年好唐四傑文故所作皆沈博絕麗晚歲變駢爲散浸淫  
史漢每以韻語閒之絕不作八家以下體詩初摹鹿樵情詞  
清婉後乃句奇語重逼真昌黎於諸經無所不通而尤精三  
禮嘗爲洪琴西都轉校開元禮是正爲多分修上江兩邑志  
考据精密詩文矜慎不苟作每一執筆必澂心眇慮幾欲腐  
毫所著有挹翠樓詩文集若干卷

陳作霖曰君素強無疾近歲體益充盈人皆以不中死法爲  
君疑然自予識君凡三十年見君所遭之境無非足以傷心  
者雖游讌歡笑時常若鬱鬱不自得其內之病也深矣一發  
莫遏竟天天年非若寒暑中人之尙可治也悲夫

何善伯太守傳

君何氏諱延慶字善伯江甯人面有豆瘢色蒼黑長身挺立似汝穎閒奇士性開爽而操守極嚴遇事能斷無所瞻徇好讀書詩文得雄直氣尤豪於飲醉則愈謙恭對人輒長跪不起或時作莊語以訓子女焉既爲諸生以家貧藁筆游歸德旋舉同治癸酉科鄉試禮闈報罷乃入天津戎幕府主周武壯公盛傳禮以國士其閒如興屯田築新城諸役多所贊助而於中外交涉和戰之利害與夫洋鎗礮火彼此短長之故莫不講求特至俄援例爲同知總理盛軍營務處保升知府光緒十年法夷擾安南沿海皆戒嚴君時適假歸聞警馳赴有尼之者君慷慨言曰總統遇我厚奈何事急而避之未幾武壯公薨君以母病省覲近就皖南史軍門念祖記室母卒得親視含斂服闋天津賈魏兩統領復馳書見招君以盛軍



爲武壯公舊部從事日久頗悉其所以治軍者遂諾之抵營後仍辦全軍營務處而咯血疾發旋卒於軍年五十有一著有賜策堂文集寄漚詩存尋奉

旨照軍營積勞病故例賜卹贈道銜廕一子知縣

陳作霖曰予喜游山水而君與朱子期皆健步石城倚郭諸巖壑以及京華寺觀莫不有吾三人之跡焉歲月不居故人凋謝厯與秦伯虞朱豫生兩老息影於蓬廬中間山陽之笛能不喟然

方子涵通守傳

君方氏諱培容字子涵江甯人面藹然多善氣身短小行步微跛側年十五補諸生遭亂入江北戎幕飛書草檄下筆千言以軍功保訓導五品翎頂同治初金陵克復公私掃地石

東山觀察汪梅邨孝廉規復鄉里諸善舉君才能治劇靡不左右其閒每遇難處之事輒以身肩獨任勞怨又別創清節堂卹殘年費策旌江甯府屬節孝爲從來所未有河南奇灾倡募萬金靈寶知縣方肱勳君族姪也寄交協振而不自居其名謂款由眾釀而獨邀議叙可乎性極謙和至義所不可輒毅然莫奪同輩服爲仁者之勇時方主江南籌防局文案治事最敏捷雖諸務蝟集而賓客酬應常若無事者然光緒十一年英俄使臣劉芝田中丞間君名延司章奏使署公事填委必躬必親公餘卽默坐一室無外交自奉儉薄衣食起居幾有他人所不能堪者而處之怡然敘勞以州判加同知銜返里卽病風痺卒年五十有八

陳作霖曰君之出洋也眾爭羨之予獨以爲不宜謂六十老

翁涉七萬里風濤之險而不善養生將有不勝其憊者况桑梓諸善舉無人支柱其間必日就廢弛奈勢已成行不能中止因作序以送之祝其早歸乃歸則歸矣而一病不起鄉里失一善人豈非鄉里之不幸也哉

甘子純博士傳

君甘氏諱塏字子純江甯人伯祖福好善喜施予里人稱孝義先生祖遐年以孝子旌門父忻諸生君少孤羸弱善病母許多方調護之體遂壯實遭粵寇之亂辟地浙閩閒一歲輒數遷而未嘗廢學江甯既復補縣學生援例爲太常寺博士家本素封亂後貲財蕩盡乃次第經理之墾田修宅稍復舊觀自奉極儉薄衣不趨時食不兼味以樸實爲子弟先明而動晦而休歲有常規日無冗費治家法度秩如也願用財雖

有節而周貧濟困則不惜重貲亦不舉以告人蓋猶有祖風  
焉性利而介言論侃侃遇事不輕然諾平居教誡子姪語繁  
詞重耳熟者皆能詳之晚年迭遭骨肉之喪精神銷鑠嘗預  
作遺訓槭篋笥中若唯恐倉卒不及者果以微疾卒年五十  
有八著有晚樂道人詩草

陳作霖曰金陵諸善舉以救生局爲第一創始於嘉慶時吾  
兩家先德皆與焉同治以來規復是局先君與君昕夕從  
事相倚如左右手迨先君因老謝去而善類日孤水火元  
黃時尋報復君以獨力支柱不忍局務之終壞輒舉秦伯虞  
大令及作霖總持其事以不食之碩果爲策拔之茅茹君之  
心可謂無憾矣後死者將何以擴包荒朋亡之量而無負委  
託也哉

侯杏樓拔貢傳

君姓侯氏諱宗海字杏樓江浦拔貢生粵寇之亂江浦用兵最久典籍蕩然君課讀甯垣得借觀甘氏津逮樓翁氏汲古閣藏書撰江浦備徵錄十六卷藏之篋衍時同縣夏錫寶亦撰浦纂一書互相參考君復搜訪殘碑咨詢故老合成江浦埤乘四十卷而文獻於以足徵東鄉朱家山河經前明及國朝五次疏鑿未成左文襄公總督江南興工復開延君入局以備顧問閱八月而竣工浦六滁來全五州縣乃永無水潦之患他如彙報殉難士女豁免黃快僉運諸有關於本境者無不竭力襄舉性極誠樸尤耽文史於金陵詩徵一書與同年生朱君桂模句梳字櫛辨析毫釐目力因以損耗遂病替問業者來猶口講指畫不輟卒年七十餘

論曰甯屬七邑脩纂志書獨缺江浦句容二縣句容尙明經兆山搜討補葺未及成書而卒故句容志厯購得乾隆時所脩者楊內翰世沅校葉以行而江浦埤乘煌煌大文實以備徵錄爲濫觴先生著述之功可與定山竝壽矣

安徽無爲州知州蔣君傳

君姓蔣氏諱師轍字紹由上元人生數歲值粵寇亂避地河南家貧無書則借鈔讀之手寫之本積尺餘尤究心於小學隸篆楷書無不工妙並善詩賦江南平歸應學使者試充同治癸酉拔貢生性篤孝侍父疾扶掖左右不入內寢者四年生平留意輿地及江河諸水利歷游江蘇山東臺灣諸省治佐理幕事所撰江蘇水利圖志海塘志臨朐縣志鹿邑縣志鳳陽府志莫不考證精詳俄以知州分發安徽代理壽州壽

俗故狡悍健訟又多巨紳稍失其意則事必掣肘君日坐堂  
皇口判手批動燭幽隱一切請託皆謝絕旋攝鳳陽縣事攤  
派捐款代民輸納調署桐城時淮濱築壩未就留金以竣其  
役已而補無爲州境內教堂林立君遇民教交涉事輒詣書  
蕪湖總教士據理爭辯不爲左右袒以故訟得持平無爲田  
每患潦光緒甲辰春苦雨君手創疏稿願以身代民灾甫禱  
神而天卽霽眾驚爲異未幾病卒邑爲罷市三日比戶皆懸  
素綵有送喪至蕪湖者士民集貲立墮淚碑並設主於米公  
祠中歲時致祭焉著有青谿草堂詩文集子汝正舉人  
論曰君潛心閩洛之學一以身體力行爲主入仕以來治民  
行政無不本於經術而其感人也若此蓋至誠之所浹深矣  
謂爲儒吏誰曰不宜

濮氏四賢吏傳

濮青叟自開封守致仕歸居金陵十餘年與作霖爲深交得詳知其家世先德琅圃府君涪州治績旣采入通傳中矣已而青叟就養山東季子之如以喪聞作霖因函詢其生平將以孫附祖傳青叟復書曰恆兒在粵西不過循分供職耳無異政若予諸弟所爲頗有足述者敢悉陳於左右以備徵焉可乎乃承其意而爲傳曰

溧水濮氏鉅族也有兄弟四人青叟居其長次曰文昇字蘧生又次曰文昶字椿餘季曰文曦字柚生琅圃府君官四川久終於涪州任故遺生亦仕蜀知營山縣事時藍大順作亂圍城四十日力戰卻之以功擢涪州知州父老聞其來喜曰此吾府君子也涪涪悉守府君教民感之沒後祔祀府君祠



焉椿餘鄉會試皆與青叟同榜中式而以卽用知縣簽分湖北初補漢陽值大水傷稼振灾有法活民十餘萬口自西人入中國鬪殺者皆以財贖無死刑彼法則然鄂中適有是案乃能據律力爭卒以太辟論抵互市以來所未有也旋升隨州知州攝漢川知縣竝以循良著遺愛至今柚生亦以舉人官浙江補新昌知縣境土宜桑而遊惰者眾輕於觸法乃拓地爲園凡遺犯皆脫其桎梏令種植以自給又嘗縱一死囚省親母病如期還獄人以爲異惜未久卽卒不克大展其才是古之如之先導也之如名賢恆旣領鄉薦乃官戶曹以郎中改廣西知府初攝潯州守勦平土賊辦結中外交涉百餘案議敘加三品銜花翎歷署慶遠柳州知府鬱林知州聞母病急歸得視含斂營葬事畢復以俸餘修宗祠恤親故不私

其財會粵西大亂青叟勉其出從王事故服闋卽行不避險  
艱屢率偏師獨當前敵以功保升道員及寇勢漸平積勞成  
疾乞休不許委辦潯州釐務未幾而卒鞠躬盡瘁蓋與粵西  
兵事相始終豈得僅謂爲循分供職哉率乃祖乃父之攸行  
濮氏其世有治譜乎

夏孝烈婦家傳

孝烈婦蔡氏上元諸生夏家銑之妻也咸豐三年江甯陷於  
賊夏君以作罵賊詩被執會張繼庚等內應事洩賊疑夏君  
與謀榜掠極諸苦且將族之誘夏君指母妻所許以弛罪蔡  
氏聞之懼其波及於姑也乃出詣賊曰我夏某妻也爾窮追  
我將何爲問其母喏曰母死久矣若受刑昏憊乃妄言耶夏  
君亦旋悟曰我實無母我實無母賊於是并殺之而其姑出

以免

陳作霖曰蔡氏予祖姑之婦也霖少時見其爲人事親婉順一荏弱女子耳初不料其倉卒之際乃不自愛其死而殉夫以死且免其姑於死非智勇而能若是乎私諡曰孝烈無愧也

張烈婦家傳

烈婦丁氏上元人父有年以諸生殉粵寇之難者也年十八適張錦山旣葬生一女甫免身而錦山以瘡血疾劇卒於外舍家人知烈婦性剛恐產後哀傷猝有他變秘不令聞烈婦雖在牀蓐覩家中匆遽狀數日未見其夫詢何往其姑權辭以咎而淚下承睫烈婦愈疑窮詰女僕得其實卽昏仆家人救之醒雖勸譬百端而以未能親侍湯藥及與面訣終日悲

慟遂不食而死時夫喪猶在殯也後叔氏生子鼎元其姑命爲之嗣

論曰自來女子之殉夫者非不得於翁姑必其無子女之可撫也否則家貧而無以爲生也若張烈婦之處室其姑女育之雖無子而叔氏他日有子皆可繼且女在襁褓非乳不活其家亦復中資宜若可以無死乃獨以婦職未盡不安於心立志相從無復顧戀抗首陽之節激烈而出以從容詩曰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洵足爲彤史光矣

周孝女傳

周孝女名一貞無錫人兄慶鈞徙居江甯葬父於祖堂山先是父卒時母哀感得疾女年才十五刲臂愈之以養親故矢志不嫁道光中被旌咸豐初粵賊據金陵母年九十餘病沒

城中女私瘞諸庭逸出依其妹於如臯當是時慶鈞已死周氏無人女年幾七十其表弟章某寓山東遣僕逆眷屬邀與俱女不可既而賊陷常蘇淮揚震動章復促其北行女報書曰姊非憚遠涉也徒以母尸藁葬其處惟姊知之如臯距江甯較近賊平可星奔歸視耳且以天道測之賊蹕金陵十稔罪大惡極行當自滅勢雖張無能爲也請毋以姊爲念未幾金陵果克女聞卽奔渡江備棺斂母改葬於父墓之次結茅廬居以終著有洗心閣詩稿

論曰孝女之奉母生則盡其養沒則終其事於心可謂無憾矣吾獨異其於賊氛熾盛之時謂爲不久必滅其識不亦遠哉然能以七十將盡之年忍死而待賊平改葬如禮何其幸也殆亦天哀其孝而不使賚恨以沒也夫

周貞孝婦傳

謹案

國家功令凡各直省州縣皆設立節孝祠以祀婦女之守義者節之目有烈有貞而孝則一貞專屬乎女孝則通行於女與婦之間至守貞夫家推其孝父母者以孝舅姑則女而婦矣予所爲於上元周爲鈞之聘妻定其名爲貞孝婦程氏女也父某家素貧僦屋止三楹女足不踰閭佐母操薪米役兼治女紅性婉而嚴聞婦女忤逆及失節者輒切齒年十有五許字周爲鈞旣爲鈞以疾卒女聞之絕食三日誓躡周奉主成禮時年甫十有九周家亦貧操薪米役兼治女紅一如在室時舅姑愛之如女嘗兩刲臂療父與舅疾悉愈創雖劇不以爲楚也凡守貞十年而沒與爲鈞合葬於某原有司以

例請

旌其門附祀上元節孝祠嗚呼孝爲百行之本陰教尤重之  
我

朝列后之諡皆以孝冠而州縣祀守節者遂概以孝爲名所  
以廣風化激懦頑也若周婦之貞孝庶幾無愧斯稱矣

雜傳

青奴傳

青青者姓竹氏其先夜郎侯漢擊滅之子孫遂流落中國或  
居涓川或居淇上至宋猶未脫奴籍詩人蘇子瞻爲鳳翔通  
守過渭南得青青絕愛憐之青青寡言語而舉止有林下風  
年及笄舉以贈其友黃山谷時山谷貶蜀舍家累江右而獨  
攜青青往青青遂主內政家人或相呼以夫人山谷曰憩臂

可翊文存

卷十一

七

休邾非夫人之職奴之可也因改字爲青奴云青奴冢世雖賤旣爲兩詩人所重人亦漸知敬之元時其族有女曰瓊瓏與楊鐵崖偕隱鐵崖嘉其志命曰抱節君爲作傳後遂齒於士大夫焉

論曰竹氏入中國無達官貴仕故其姓不甚顯青奴得侍詩人相隨貶所志節稜稜實朝雲之流亞也彼絳桃柳枝聞之亦可以知媿矣

### 金衣公子傳

公子不知何許人或曰黃幡綽之族也唐天寶中楊太眞擅寵其保姆有雪衣孃者憐其聰慧養以爲義兒宮中人因呼爲公子公子旣得出入禁掖好以裝飾自表異常著黃繩道士服不識者目爲金衣公子益自喜一日明皇遇之曰朕久



聞金衣公子名子其是耶公子工於語言奏對稱上旨由是  
大相愛幸拜羽林郎賜第宅於上苑中居然喬木世家云當  
是時明皇在位久溺於音樂梨園子弟競爲新調而公子最  
善歌自然合度不拘拘於宮商俗譜論者以爲得天籟焉幡  
綽欲引公子入教坊而公子不屑與伶人伍每值春和景明  
絃索雜作非明皇特詔未嘗輕一發聲嘗作霓裳羽衣曲蓋  
自贊也旣而雪衣孃暴亡武氏諸子來奔喪害其寵屏不與  
兄弟數且嗾蒼鷹御史輩劾其阿諛取容悅鼓如簧之舌盡  
惑朝廷遂放之江南安史亂後忽與李龜年遇落花時節按  
拍而歌歌罷繼以泣因棄塵事學道未幾羽化去

論曰公子以口舌得官始進不以正而晚節遭讒頗與李供奉  
奉相類供奉以詩贈之有千門萬戶皆春聲之句如嘲如諷

豈非同病相憐耶道其盛時以憫其衰大有浮雲蔽日之感  
矣